

第一章 牛家掌上寶

轆轤轆轤……

這是一輛板車。

原本是沒蓋的，前身是輛載人的驢車，有時也用來載運糧食，或坐或躺的能容下四、五個大人，頗為寬敞。

後來驢子死了，便剝了驢皮弄了個頂篷披在最上頭，一來防雨，二來減少日曬，板車上再弄個車架子，掛上手編的草簾子，便成了得以遮蔽的板車，四下透風卻擋了別人的目光。

板車底下是木板拼湊成的，不管或坐或躺都有點硌人，不太舒坦，小臉微白的小姑娘坐在板車內，她用一束一束的稻子紮編的草榻子有一寸厚，坐臥在上頭就穩妥了。

她今年十一歲，眼眉還沒長開呢，瘦小的身形有如八、九歲的小姑娘，面上微帶病態。

因為早產了兩個多月，身子骨一直不是很好，自小湯藥不斷，三歲那年生了場大病差點去了，嚇得她娘日夜求神拜佛，她爹拚命攢銀子給她請大夫看病。

不過過了三歲的生死大關後，偶有小病，但未再犯大病，她爹娘才稍微安心，認為小心養著總會把女兒拉拔大。

只是小姑娘常年不斷藥，用的又是好藥，藥費不便宜。這家人原本有三兄弟，小姑娘的爹排行老二，是位秀才，老大、老三怕二房的拖累他們，因而早早的分了家，各過各的日子，至於家中兩老則跟著老大過，老二每年給二兩銀子孝親。

為了生計，住在村頭的秀才老二整理出西邊的屋子充當學堂，廣收附近幾個村落的孩子當學生，教他們讀書、識字。

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吧！老二家收了二十多名學生，一年一兩銀子束脩，管中餐，這些年來竟小有富餘，在這小村子裡，牛秀才也算出頭了。

但是……

在後頭推著板車的是小姑娘的大哥牛輝玉，十五歲，以及十三歲的二哥牛鴻玉，跟在板車旁邊走的是剛滿九歲的小弟牛豐玉，看那壯實的小身板像隻小牛犢似的，比起弱不禁風的姊姊反而顯大。

牛家的孩子都慣著家裡唯一的小姑娘，從不讓她做粗活，有好吃的、好玩的肯定第一個拿到她面前，嬌寵無上限。

而此時他們正在逃難。

「哎喲！」

「妹妹，沒事吧？」

「姊姊，顛著妳了。」

板車的輪子輾過路上一顆小石時，板車上下一顛，裡頭正在編草蓆的小姑娘一個不留神，頭頂撞到車架上的橫木，疼得她一時沒忍住，痛呼便溜口而出。

幾個衣著還算整齊的少年連忙發問，面色緊張。

「大哥、二哥、小豐，我沒事，就是沒坐穩顛了一下。」牛雙玉揉著發疼的額側

苦笑。

原本她是爹娘、兄弟捧在手上的寶，除了偶爾做點刺繡、餵餵家裡的雞，其他的事不用她操心，只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平平安安地長大，他們就很高興了。

可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十天前的一場地震改變了一家人的際遇。

那一天，剛通過府試的大哥開心地帶弟弟妹妹到鎮上玩，玩了一天都有些玩瘋了，因此回村子就晚了。

傍晚時分，家家戶戶炊煙裊裊，出外幹活的人都回家了，灶房裡傳來的飯菜香引人食指大動。

忽然間，天搖地動，老人、小孩尖叫著往外跑，大喊地牛翻身了、地牛翻身了，快跑……

牛輝玉等人也感覺到地動的厲害，飛快的揮鞭趕著驢子回村，他們心裡都很不安，十分惶然。

果然，一入村就看到東倒西歪的屋子，村子不過百來戶，全倒的就有三十多戶，半倒的五十多戶，餘下的人家多少也有牆面龜裂，屋內裂開了小縫，屋頂的瓦片、茅草更是落了一地。

可想而知，傷亡相當慘烈。

四個人擔心自家爹娘，飛也似的進村，待看見身量修長的父親扶著腳被砸傷的母親，這才稍微安心。

至於倒塌了一大半的屋子倒不是他們關心的，這些年牛秀才也攢了點銀子，屋子再蓋不難。

難就難在孩子沒地方睡覺，牛家只剩一間屋子和一間灶房能用，其他連同學堂、正堂都成了一堆瓦礫。牛家的情形還算好，住在村頭損害不大，但村子裡的其他人就慘了，想借住都找不到屋子，一些人直接在村頭外面搭起草棚。

牛秀才捨不得讓孩子受餐風飲露之苦，便向山裡一位獨居的老樵夫借了他還算穩健的屋子，讓孩子們住在山上，他獨自留下來照顧受傷的妻子，也順便打聽城裡的情形。

畢竟是借住，不好意思用人家的米糧，牛秀才便讓兒子用板車推半車糧食上山，夠幾個孩子吃上兩、三個月了，等新屋蓋好再接他們下山。

誰知牛輝玉兄妹幾人剛一上山，天氣就變了，竟下起傾盆大雨來，連下三天三夜都不停歇。

看到豪雨不歇，牛雙玉心裡有不祥的預感，剛地震過的土質鬆軟，本就容易崩落，再加上雨勢的侵襲，瞬間而下的土石流能將一整個村落淹沒，填為平地。

果不其然，這擔憂成真了。

雨勢一停，四個孩子匆忙下山，急不可待的返回村子。

但是，哪來的村子？

極目一看盡是荒涼一片的土石，人哪？屋子哪？為什麼都看不到了？

他們進不去村子，因為都填平了。

除了在村頭外搭建草棚的幾戶村民外，連同村長在內的所有人都歿了，包括牛秀

才夫妻，以及牛家另外兩房人。

紅著眼眶的牛家兄妹只能任淚水流滿腮，悲傷始終壓抑在心頭。

遭遇到這樣的天災，兄長、弟弟沉浸失親的悲痛中，唯有牛雙玉當機立斷地搜尋剩餘的糧食，即使是一斗米、一件衣物、一床被褥，都是賴以生存的救急物品。擁有兩世記憶的牛雙玉原本是土木工程系大四學生，差兩個月就要畢業了，那時教授帶了十來個學生到偏遠鄉區替老農蓋房子，由於其中一名學生的疏忽導致一面剛砌好的磚牆倒塌，她便是倒楣被壓在最底下的那一個。

當她再睜開眼時，身體嚴重縮水了，二十一歲的她成了三歲的小女娃，瘦不見肉的躺在不算暖和的被窩裡。

當時她懵了，好幾天回不了神，正巧在病中，沒人察覺她的異樣，以為她病得太虛弱了，沒力氣開口。

後來她發現這小女娃有一對很不錯的父母，便釋懷了莫名穿越來此的疙瘩，順其自然地當起同名同姓的牛雙玉，重新當個小孩。

誰料想得到這樣的好日子才過幾年而已，天災一來就徹底瓦解，滿目瘡痍的家園不復昔日的寧謐。

牛家靠近村頭，因此還有一半的前院未被掩埋，幾個兄弟姊妹在泥土中挖呀挖的，挖出下半身被埋在土裡的驢子，那時牠已奄奄一息，眼看就要活不成了。

牛雙玉雖然捨不得養了多年的驢子，但仍狠心的叫大哥、二哥把驢子殺了，再請同村倖免於難的阿猛把驢皮剝了，她分出一半的驢肉給還活著的村民，另一半則趕快用鹽醃製，做成鹹肉乾能存放久一點。

家沒了，地也沒法耕種了，天曉得幾時才有安穩日子好過，要重建遙遙無期，而且短期間大夥兒都要過一段苦日子，她不未雨綢繆多做些儲備，日後恐怕要挨餓了。

經一番打探，果然如她所預料的，不只是他們所住的村落遭難，整個南鵝山山脈周遭的鄉鎮、村子全都受到波及，屋垮人毀，傷亡慘重，幾乎沒有一處不受損，綿延數百里之長。

因為是重大災情，一次死了十幾萬百姓，活下來的寥寥可數，所以朝廷很快就派人來救災，勘察災情。

大部分的災民都集中在縣城外一處空地，住在縣府搭建的臨時棚子裡，牛雙玉兄妹也在其中，靠著善心人士一天兩頓，一餐一顆饅頭和一碗薄粥度日，等候朝廷的發落。

不過在等待期間，他們常會溜上山找尋可食用的糧食，幾個孩子也不吃，能儲藏的便儲藏，不能存放太久的便用鹽醃著，之前借出山屋的老樵夫被住在城裡的女兒接走了，留下的山屋剛好讓他們儲放糧食。

而後他們笨手笨腳砍竹子和粗木，幾人合力在沒有驢子的驢車上搭了個半人高的車篷，以驢皮覆頂，不足之處則縫上草簾子做成有頂可遮的板車。

有備無患，總會用得上。

半個多月後，朝廷下令幾個受災最嚴重的村子遷村，牛家所在的杏花村也在其中。

雖名為杏花村，其實村子一棵杏花樹也沒，倒是棗樹種了不少，每年賣棗的銀子也能過個好年。

這時板車就派上用場了，幾個孩子把糧食、被褥等雜物搬上板車，占了快一半的位置，有了草簾子的遮蔽，沒人知曉裡面放了什麼，只當是孩子們僅剩的一點家當。

遮遮掩掩、躲躲藏藏的，牛家兄妹跟著一群遷村的災民移動，腳步緩慢的前進到數百里外的牛頭村落戶。

只是杏花村倖存的村民並不多，三百多人的村子如今只剩不到三十人，而且老弱婦孺居多，在長途跋涉之中，有人撐不住落後了，也有人因此得病了，缺衣少食的，也沒多少銀子看大夫，沒多久也歿了。

看到這種情形，牛輝玉、牛鴻玉更加謹慎的護好弟弟妹妹，也不讓人瞧見車上有什麼，寧可辛苦點一人一邊推著板車，夜裡也不睡車內，兄弟倆分睡在板車的兩側，以免有人靠近。

他們非常慶幸妹妹的先見之明，預先儲存好食物，有富戶施粥便去排隊，盡量不用到自家的儲糧，能多藏一些就多藏一些，可也絕不貪多，占了別人能分配到的食糧。

看到一路上同行的災民面黃肌瘦的樣子，以及為了半顆饅頭大打出手的凶殘，他們更小心翼翼的不去動板車上的米糧和白麵。

不知是有預感還是疼孩子，牛輝玉要帶弟弟妹妹上山借住時，牛秀才突然把家中的一半財物交到長子手中，叮囑他要好好照顧兩個小的，要讓他們吃飽穿暖別受凍。

此時的牛輝玉懷裡就兜著十幾兩銀子，他用布一層一層的包住，不讓別人知曉。

「妹妹，別再編了，休息一下，小心手疼。」妹妹打生下來哪受過這種苦，爹娘瞧了不知有多心疼。

牛輝玉望著草簾子內的身影，心裡頭非常難受，他曾想過有一天考中舉人，再進士及第當大官，讓一家人都過上好日子，為妹妹覓一門好姻緣。

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，前一刻還興高采烈的通過府試，準備一年後再參加考試，沒想到筆墨紙硯還在，而今卻少了雄心壯志，只想著有個穩妥的落腳處就好。

「是呀！姊姊，妳別累著了，一會兒隊伍停下來歇腳時，我幫妳搓草繩。」看來瘦了一圈的牛豐玉拍拍胸脯，臉上微帶一些疲色。

畢竟再壯實也是孩子，為了不讓兩個哥哥推得太吃力，他堅持不上板車，自個兒下來走路。

「不累，你們就愛慣著我，我只是動動十根手指頭罷了，哪有你們辛苦。」她的身子走不了遠路，只好認命的當個林黛玉，真是農家丫頭小姐命，被幾個兄弟呵護著。

「誰說編草蓆、草帽不費力，妳看妳的手都編得又紅又腫了。」娘說姊姊是姑娘家，要嬌養，不能做點重活。

牛雙玉笑了笑，不以為然的用蘆草桿編蓆。「多賺點錢才能給小豐買糖吃呀，以

後要用銀子的地方多的是。」

破船也有三斤爛釘，即使是災民，手頭上也有幾百文，甚至是幾兩銀子，牛雙玉以一只草蓆十文錢，一頂草帽五文錢的價錢賣給同行災民，或是停留在當地的百姓，也算貼補。

手巧的她編的草蓆和別人不一樣，特別的厚實，不是薄薄的一片，約有一寸厚度，可以鋪在地上當床睡，避免地裡的濕寒往人體裡鑽，也方便一捲就往背上揹，蓆子輕不壓背，用過的人都覺得便利。

而草帽也不是一般草帽，類似東南亞國家的斗笠，有竹葉就用竹葉編，通風透氣，有股竹子的清香；若無竹葉便用較具韌性的長草和稻草編，總之有什麼就用什麼，她都能編得又好又快。

這些都歸功她有做手工的嗜好，她學生時脾氣有點暴躁，時不時的心浮氣躁，唯有編織和做些手工飾品才能平靜下來，藉由在一針一線的穿梭中找到心中的平和。

沒想到有一天這會成為賺錢的手藝。

牛雙玉一天能編五張草蓆、六頂草帽，雖然入秋了，但天氣還是一樣燥熱，越往北走越乾燥，白日熱，夜裡涼，因此草蓆、草帽賣得不錯，她進帳不少。

「我不吃糖，只要姊姊好。」牛豐玉腮幫子一鼓，像個小大人似的懂事，不吵不鬧很聽話。

「不吃糖也要多存點錢呀！不然到了牛頭村，我們拿什麼吃喝、蓋房子。」她喜歡想得長遠，預做準備，什麼船到橋頭自然直都是騙人的，在大家都一樣窮的情況下，誰也幫不了誰，唯有自助才能把日子過好。

「妹妹，其實我們有……」錢。

牛輝玉不想妹妹太辛苦，想說蓋房子的錢他有，也許蓋不了大屋子，但起碼一人一間屋子是行的。

但是他話才溜出一半，遲疑了一下，知曉他要說什麼的牛雙玉趕緊開口。「大哥，我真的不累，你看我整天坐在板車上哪會累著，反而沒事做悶得慌，編編草蓆一能打發時間，二能賺錢，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他捨不得呀！

「大哥，別心疼我了，讓我為家裡做點事，你瞧菊嬸家的小竹比我小，她還得苦著一張小臉走路，我至少還有板車坐呢！」牛雙玉裝出一副小有得意的模樣，把兩個哥哥和弟弟逗笑了。

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

菊嬸家在杏花村算是一戶富戶，有十畝水田、八畝旱地，還有一片竹林，每年打下的糧食繳了糧稅後還能賣上幾兩銀子，因此不愁吃穿，家境上算是小康。

不過再多的田地也不堪地牛一動，菊嬸家的地和房子沒了，一個兒子死在地震中，家裡的男人為了搶救稚女傷了腿，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，因為要趕路也顧不得醫治，只想快點到牛頭村好重新開始。

他們亦是地震後從村子挪出來搭草棚的其中一戶，手上還有些應急的銀兩和保暖

衣物，比起其他災民顯然好過許多。

但仍比不上牛雙玉的好命，她一步也不用走的坐在板車上，由哥哥們在後頭推著，除了少些熱食和無床可睡外，跟在家裡沒兩樣。

「小竹的身體結實，比妳小兩歲卻足足有妳的兩倍大，哥哥不看著妳就要飛走了。」牛輝玉十分憂心妹妹的身子，十一歲的她腰細得沒他大腿粗，總擔心風一大就給折了。

一旁的牛鴻玉頻頻點頭。

聞言，她咯咯發笑，這個傻哥哥太誇大其詞了。「大哥，還要走幾日才會到牛頭村？」

「大概要十天吧。」他也不確定。

事實上他們已經落後許多，這批災民分成兩批，青壯的那一批早就走遠了，說不定快到地頭了，而他們這一批是屬於老弱婦孺、身有傷疾者，走得慢不說還要常停下來歇息，喝口水、吃口乾糧，緩口氣再繼續上路。

幾個村落加起來，此次遷村者約有千餘名災民，為防止災民中有心生不軌者，輕者偷拐搶騙，重者要人性命搶奪財物，為了生存下去鋌而走險，因此朝廷派了近百官兵分批護送。

「咱們走太慢了是不是？」跟大人的腳程一比，他們的確是拖累，推著板車也走不快。

「總會到的，妹妹別憂心。」一向寡言的牛鴻玉開口安撫妹妹，以為她會害怕，坐立難安。

牛鴻玉最喜歡看書，一有書便廢寢忘食，車上就有幾本他捨不得放下的書，要不是怕太重，他真想全帶上。

其實他們一家子都樂於與書為伍，就連最小的牛豐玉也能背上半本《論語》。他們的爹是教書的夫子，家裡的孩子都在五歲開蒙，所以個個識字，能讀能寫，比同齡孩子聰慧。

「唉，還要好久……」小臉一皺的牛豐玉學人長吁短嘆，可愛的模樣叫人為之莞爾。

「嘆什麼氣，嘆一口氣少三年壽命知不知道。」牛輝玉好笑的制止他。

一聽，小腦袋一縮，不敢再嘆氣。「姊姊，我陪妳聊天，妳歇一歇別再編了，等我長大我賺銀子養姊姊。」

「好，小豐最乖了。」牛雙玉停下手邊的活，左手揉揉右手發痠的指頭與手腕，和弟弟聊聊天。

「停下，今天在此過夜。」

前行的官兵先一步停止前進的步伐，下馬埋鍋造飯，也讓走了一天的百姓喘口氣，喝口熱茶。

為了顧及身子不壯實的災民們，一過申時便會尋找過夜的歇腳處，讓災民們養足

精神隔日再上路。

通常會找個野林或是離村子較近的空曠處，一行千餘人，又是災民，一般的村子是不讓人入村的，怕災民手腳不乾淨，擾了平靜生活。

不過越往北走，人數就越少，有些人找到幹活的差事便留下，有些人被安插到某些村子落戶，每一次啟程總會少上幾十個人，官兵也變少了，每處皆留下數名幫著安居入住。

最後隊伍只剩下五、六百人，牛雙玉的草蓆也有些賣不動了，她不再賣給災民，而是針對村子裡的村民，在外觀上特別下了一番功夫，編蓆時會添些討喜花樣。

「大哥，我想下來走走。」坐了一天板車，腰骨都硬了，很痠，挺不直，轉動時有喀喀的聲響。

「好，大哥扶妳，慢慢來，不急。」牛輝玉扶著妹妹不長肉的手腕，眼眶微微發澀。

他還是沒能好好照顧她，讓她受苦了。

「才多高呀！小看我……」她哪需要人扶，往下一跳就成了……

可惜，太高估自己的牛雙玉甫一下車就腿軟，差點站不穩，急忙拉住兄長胳膊，臉上一紅的吐吐舌。

「調皮。」他沒好氣地一擰她鼻頭。

牛雙玉撒嬌的笑笑。「坐太久，腿麻嘛！」

「有板車坐還嫌棄？」他寵溺地往她頭上敲一記。

「不嫌棄，不嫌棄，有哥哥真好。」要是沒有他們，她肯定活不了，這養了多年的身子還是不太中用。

有自知之明的牛雙玉不敢逞強，這具早產的身軀有先天的心肺不全症，發育並不完整，只能靠後天的藥膳、食補來補全，慢慢地一點一滴的補，盡可能補到與常人無異。

但是前題是不能累著，她只要一累就容易風邪入身，別人也許小病一場，躺個一天發發汗就痊癒了，而她肯定是大病不起，沒個十天半個月是好不了的。

「我也對姊姊好。」牛豐玉也來湊熱鬧。

「好，都好，我們家的小豐最可愛了。」牛雙玉捧起弟弟胖胖的小臉，臉貼臉的直蹭，蹭得他又躲又閃的咯咯發笑。

「不是可愛，是小男子漢，我比妳高……」姊姊好小，她都不吃飯嗎？

看著快比自己高的弟弟，牛雙玉內心淚奔呀！他們家的人都瘦長高挑，唯獨她瘦歸瘦卻不見長高，前面也是平的，活像個假小子。

「哼！長得再高也是我弟弟，男子漢什麼的就不用想了。」嗚！她的養分都跑到他身上，難怪養不高。

牛豐玉胸口一拍。「我可以保護妳。」

「可是那時我可能已經嫁人了。」她說的是實話，並非刻意打擊他，她等不到他長大。

古代的女子都早婚，十二、三歲開始議婚，最晚十六歲就得嫁人，過了十七歲還

不嫁會遭人恥笑嫁不出去。

而她今年十一歲，就算父母不在了，她最多只能拖到十四、五歲便會有媒人上門，那時她嫁是不嫁？

不嫁，怕是為人垢病，兄弟被人指指點點，不利於他們日後的前程，家有老姑婆是一大說嘴之處。

嫁嘛，又擔心所嫁非人，遇人不淑，人生短短數十年還要面對可能處處刁難的婆婆、不睦的妯娌、生性嬌蠻的小姑，以及有錢就納妾的渣夫，那她的心得有多寬呀！

「姊……」好傷人的說法。

「雙玉，妳別逗他了，一會兒真哭給妳看。」她這性子呀！說文靜是文靜，卻有一些愛捉弄人。

她噗哧一笑，瑩白小臉顯得生動。「二哥呢？」

那個書呆子不會又捧書狂讀了吧？

「他去拾柴了，今兒個我們把板車停放在樹下，待會兒拿些玉米粉來烙餅吃，多烙個十來張放在路上吃。」乾糧吃多了也會膩，切幾片鹹肉配著吃也能沾點油葷，不然嘴裡都淡了。

「大哥，那我到附近看看能不能摘點野菜、小葱，幸運點捉兩隻田蛙來加菜。」板車上十幾塊驢肉吃不得，就怕引來別人的剉覲，他們四個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引人注目。

牛家孩子其實滿可憐的，板車上有米有肉，還有曬乾的菜乾和雜糧乾果、油鹽醬醋，可是他們最多只敢拿鹽來調味，魚目混珠的加點肉末、剁碎的菜乾，再多就沒了。

災民的眼睛很利的，看到誰家有餘糧就占為己有，雖然有官兵在，但只要鬧的事不大，他們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當沒看見，某些時候默許這種事的發生。

畢竟朝廷發的賑銀不多，到了地方官手上又不知剝了幾層皮，再到災民手裡不到五百文，發些硬到吞不下去的乾糧便打發了事了。

所以牛家的糧食都是明面上看得見的，靠著牛雙玉賣草蓆、草帽賺來的銀子，一天約六、七十文，用來向周遭受災不重的村子買來磨好的玉米粉、豇豆、蕷薯等雜糧。

半大孩子正是長個子、最會吃的時候，六、七十文根本買不到多少糧食，在什麼都缺的災區，這些食物也只夠他們吃上一天，因此其他人瞧見也不眼紅，只同情他們過得艱難。

事實上玉米粉裡是加了些白麵，有時牛雙玉貪嘴想吃點甜食也會加入少許白糖，但為數不多，是瞞著人躲在篷車內偷偷加，有時會揉些碎肉在麵團裡，再加入大量的野菜末掩飾。

畢竟他們幾個孩子真的應付不來孔武有力的大人，即使身上有傷也比孩子力氣大。

因此牛家孩子特別謹慎，那些災民不見得個個是善茬，有些人在鄉里本就是遊手

好閒、不務正業的閒漢，專幹雞鳴狗盜的下流事。

防著點總沒錯。

「別走遠了，我搭個灶好升火，一會兒先燒些水，妳在車裡擦擦手臉。」妹妹愛乾淨，不擦身就受不了。

牛雙玉有天天淨身的習慣，有時泡泡藥浴驅出體內寒氣，但是出門在外多有不便，疼妹妹的牛輝玉只能燒點水讓她擦拭手腳，洗去一路疲憊，剩下未兌完的熱水就擱在一旁放涼，用竹筒裝著吊在篷子外，渴了就能喝。

不能喝生水，妹妹說的。她說地震過後的水不乾淨，會有雜質，喝了容易生病，故此牛家的男孩子都不喝生水。

不過水煮開了再喝的確起了作用，在遷移過程中有不少喝了生水而腹瀉的人，他們拉得連路都走不動。

「好，我也走不遠。」她自嘲。

牛雙玉算是半個藥罐子，吃的藥大概比糖多吧，她走得快會喘，一跑就胸口痛，情緒大起大落則會喘不過氣。

所以她總是慢條斯理的說話，不疾不徐的幹活，不高聲揚笑，不做能力以外的事，凡事量力而為。

揀菜、洗菜、摘菜她還做得來，若叫她翻鍋炒菜，只怕她會先掉鍋子，拿不住一只鐵鍋。

「姊，我陪妳。」人小鬼大的牛豐玉不放心身子差的姊姊，像跟屁蟲似的跟在她身後。

看到有個小尾巴跟著妹妹，牛輝玉心下略安的找起石頭架鍋，順便拿出玉米粉揉麵。

撿了柴回來的牛鴻玉幫著大哥升火，一見火升起來又走回剛才發現的草叢，手腳俐落的割起草，紮成一捆一捆的，這是給妹妹編草蓆用的，一共有五大捆。

同時，聽到水流聲的牛雙玉往流水潺潺的溪邊走去，溪水不深，大約淹過她的小腿肚，溪中有不少巴掌大的小魚游來游去，想吃魚的她便攏了一把乾草紮成束，扔在靠溪邊的水裡，連扔好幾把，然後走人。

「姊，妳在幹什麼？」牛豐玉不解的問。

「捕魚。」嘆！有黃花地丁，好，摘了川燙後伴醋吃。

牛雙玉彎下腰拔了幾棵開著黃色小花的野菜，她甩了甩土便往弟弟揹的小筐裡扔，那裡面已經有一大把灰灰菜和幾顆野生荸薺，以及三顆拳頭大水芋。

地震改變的是地形，並未傷及植物，因此靠水邊的野菜還是長了不少，但是因為季節的關係有些老了。

不過大家都走累了，不太有精力再往溪邊尋食，他們只想休息和填飽肚皮，再無餘力做旁的事，倒是便宜了愛屯食的牛雙玉，她收穫頗豐的找著野生小葱。

「捕魚？」他越聽越迷糊。

「魚群的習性是棲息性，你丟一捆草下去，牠們會以為這裡是遮蔽處，便往草裡鑽，避免大魚吃小魚，小魚吃蝦子。」因為有草擋住，所以吃不到躲在裡面的魚

群。

同理，小魚也吃不了蝦子，草不是水，無法快速移動，一張嘴便能捕食，蝦子會在草中鑽來鑽去地躲藏。

「姊，那要多久才能撈起來。」聽起來好像很好玩。

雖然父死母亡令人悲痛，但牛豐玉還是個孩子，愛玩的天性抹滅不了，一聽到有好玩的事便兩眼發亮。

「起碼要一個時辰。」其實靜置一晚更好，能捕到更多的魚，但是他們沒有時間，明天一早吃了乾糧就要繼續上路。

「這麼久？」他有點失望。

「不久，等我們把籮筐裝滿了就好了。」一點耐性也沒有，這個皮娃還得多磨練磨練。

看到快一半的籮筐，他想再等一下也沒關係。

林子很大，有條不到一里寬的小溪橫穿而過，有了豐沛的水氣，溪流附近長了不少野果子，有比銅錢大一點的酸梨，被鳥兒啄食過的酸甜漿果，小小的楊梅……很多果子，但大多很小，不是很甜，不過聊勝於無，小姑娘就愛些酸酸的果子，酸到掉牙也樂此不疲。

「啊！不行，那太重了，我揹不動。」看到姊姊停在芭蕉樹下往上張望，一長串青色的蕉垂掛而下，牛豐玉當場大叫。

「你不是小男子漢嗎？這點東西也揹不了。」牛雙玉故作鄙夷。

他小臉漲紅。「我還小，力氣不夠。」

「回頭叫大哥或二哥來揹。」有哥哥真好。

「可是這東西不能吃吧。」澀得要命。

「那是你不知道怎麼吃，把皮剝了只剩下裡面的果肉，切成片油炸或裹粉油煎都十分好吃。」若有電土便能熟成，青皮轉黃，吃起來的口味甜中帶酸，滿口香甜味。

牛豐玉直流口水。「真的？」

「等到了牛頭村，姊弄給你吃。」不知牛頭村有沒有芭蕉，非糧食類的作物通常會被鏟除，沒人會種多餘的雜樹。

「嗯！」他點頭。

「啊，有橘子樹……」呃，好小的橘子，居然比金桔大沒多少，會不會很酸呀？一說到酸，她口腔開始泛涎。

牛豐玉一聽，眉頭就皺了。「姊，娘說了不能爬樹。」

「乖，摘完這些就回去。」她有強迫症，看到食物不摘會全身不舒暢，不摘到裝不下絕不罷手。

「姊……」樹好高。

「去，姊在下面保護你。」牛雙玉的聲音細細柔柔的，像糖水般膩人，叫人不忍拒絕。

一臉無奈的少年抬頭看了看橘子樹，兩眼發黑的大口吸氣，他有些顫顫巍巍的試

試手腳，很慢很慢的手先捉牢，再把腳踩上突出的樹瘤，一步一步往上攀。但他也不敢爬得太高，離地兩尺左右，幾顆小橘子在他伸手能及的地方，他找個穩妥的樹幹踩穩後便開始摘果子。

一顆顆黃澄澄的果實被扔了下來，嘴饞的牛雙玉迫不及待的剝了一顆往嘴裡放……

啊！好酸。

「姊。」

「什、什麼事？」牛雙玉酸得牙根發軟。

「那裡好像有個人……」面朝下趴著。

「哪裡？」她沒瞧見。

站在高處的牛豐玉伸手一指。「那邊。」

「不會是死人吧？」晦氣。

他遲疑了一下。「我好像看見他動了。」

應該沒死。

「也許有野狗在吃他。」要不要救呢？

她考慮著。

「沒野狗。」牛豐玉小心的爬下樹。

第二章 失憶的表哥

救？

還是不救？

心不夠狠的牛雙玉躊躇了好一會兒，最後決定去看兩眼也好，若是人還沒斷氣就救，要是已蒙主寵召了，那就一杯黃土埋了，插上木片當碑寫上：無名氏之墓。姊弟倆走得很慢，心裡也不知希望對方是生是死，因為活人麻煩多，要請醫、要熬藥，還得費功夫照料，而牛家四個孩子最大的也不過才十五歲，尚未及冠，他們連自己都沒辦法照顧好，又怎麼看顧一個外來人。

一個頭兩個大，真是揪心呀！

「姊，妳、妳不要動，我過去……呃，看看他死了沒。」面色微白的牛豐玉假裝膽子很大。

「好。」好弟弟。

牛雙玉的一聲好，令前頭的小少年身子微僵地轉過頭。「姊，妳不會難為情嗎？我比妳小耶。」

她臉不紅氣不喘的揮手。「你是小男子漢，本來就該保護家裡的女眷，姊姊我身虛體弱，更需要被護著。」

聞言，他一啐，吐了口唾液在手心一搓，壯膽。

面容朝下的男子看不清長相，但看得出他的衣服料子很好，束髮的玉冠鑲了祖母綠，深綠近墨。

牛豐玉不敢靠得太近，撿了根樹枝朝那人身上戳，但那人毫無動靜，宛如一具死屍般趴著。

「怎麼樣？」拖拖拉拉的，要等太陽下山才確定嗎？

其實天色有點暗了，西邊的餘暉只剩下一點點霞光，最亮的北斗七星已經緩緩升起主星，夜晚即將到來。

「似乎……死了……」不會動。

「你走近點瞧瞧，把人翻過來看他胸口有沒有起伏。」這一世的牛雙玉視力極佳，她瞧見某個無名氏的手指因劇烈疼痛而弓起。

「我不要。」他往後一跳，不再靠近。

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你不想多積點功德迴向給你姊姊？」她身子骨太弱，怕是短命鬼。

「姊，功德要自己做比較合適吧！」當他是小孩子好哄騙呀！好人他來做，她在後面撿便宜。

「我們一家人用不著計較，一筆寫不出兩個牛字。」有福同享，有難弟弟當，家和才能萬事興。

「姊……」他有被誑騙的感覺。

見他膽子不如想像中的大，牛雙玉一口吃掉半顆酸到叫人皺眉的橘子，裙襬一拉高，跨出一腳露出雲白繡花鞋。

「好了，人死如燈滅，好去好來，人生走一遭也算看過繁華景致，待過奈何橋，再喝孟婆湯，來世投個好胎……」驀地，她的話語堵在咽喉裡，一股透骨的寒冷從腳往上竄升，整個人為之戰慄。

「我還……沒死，不用過橋……」一道很細微的聲音若有似無的響起。

「你……咳！捉著我的腳……」力氣還挺大的，她的腳被捉得很疼很疼。

「救我。」他的語氣是命令式，而非懇求。

「……救，但你得先放開我的腳，不然我動不了怎能找人救你。」要人救命架子還擺得這麼高，肯定是沒遭過難的公子哥兒。

「不放。」大手如蒲，骨節分明，緊緊握住嫩筍似的足踝。

一說完，他便昏了過去，可是手心如長了黏膏似的始終不曾放開，握得很緊，彷彿是捉住救命浮板。

「姊，他……死了嗎？」明明一動也不動了，竟然還能閃電般的出手，快得他眼睛都來不及眨。

「沒死，快了。」閻王的催命符快到了。

「妳說他要死了？」真可惜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人來救。

「我是說我，你再不找大哥、二哥來把人抬走，我被他掐住的腳就要疼死了。」他是眼睛瞎了不成，沒瞧見那隻可惡的手死命捉著她嗎！她可沒那力氣和他鬥，疼得都冒汗了。

「啊！姊，妳忍一忍，我馬上去叫人。」牛豐玉一溜煙的蹦走，像是野地裡的小兔子，動作極快。

忍？

她當然會忍。

不忍還能怎麼樣，把人的手給剁下來不成。

牛雙玉忍了忍，終於忍不住的蹲下身，將那人的面扳正，再拂開覆面的碎髮，染上血汙的面孔並不老，約十七、八歲，五官端正，不算難看，有種韓式美男的風格。

「長得還不賴，就是性格太差，今天我救了你可別忘了回報，我這人很俗氣的，就送些金銀俗物，不用太高調引人注意，悄悄地送就好，不要灑什麼以身相許的狗血，那太荒謬了……」她喃喃自語，純粹是打發時間，沒多大意義。但是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還有一點意識的男子渾渾噩噩之間聽見一句「以身相許」，他便牢記在心。

他不喜歡欠人，尤其是欠女人的。

錢債好還，肉債難償。

偏偏欠了人，不還不行。

大丈夫立於世不可無信。

「妹妹，發生什麼事，小弟說妳救了一個人……」匆忙趕至的牛輝玉定睛一看嚇了一大跳，為之傻眼。

「大哥，你是來看我笑話的嗎？」傻站著當人柱幹麼，她雖然年幼，但也還是個姑娘家。

看到妹妹微帶慍色的神態，牛輝玉才尷笑的撓撓耳後。「妹妹，他的手……呃，被人瞧見了不好。」

「我也曉得不好，那你就趕快掰開呀！若讓別人看見了，你妹妹的名聲就毀了。」會讀書不代表會做人，她這個哥哥呀！不夠奸滑，老實過了頭，太把孔孟學說當一回事。

說好聽點是實在，但事實上是太憨直了，完全沒有獨當一面的本事，爹娘在時有人庇護看不出，幸虧他書讀得不錯，若非地牛大翻身，順利地專研學問再考個舉人也不是問題。

只是發生了這種事，他的求學路怕是要中斷了，手到擒來的功名轉眼成空，想必他也不好過。

牛雙玉想著要不要拿出穿越人的能力，搨點風送上青雲，好歹是自己的便宜大哥，他好她才好，息息相關，等到了牛頭村安頓下來以後，她再想辦法幫上一幫，反正她離及笄還有四年，還有時間幫忙家裡。

「啊！妹妹別動，哥哥來。」牛輝玉以為是輕鬆的事，但他使了吃奶的力氣還是沒能把男子的手拉開，額頭的汗珠有黃豆那麼大，一顆一顆的往下滴，瞬間滿頭大汗。

「大哥，我幫你。」隨後趕至的牛鴻玉低下身，一手扶著妹妹細白的足踝，一手扳著緊扣不放的大手。

看到扣得很緊，他也不使勁的拉扯，改用一根手指一根的往上撬鬆，硬來是討不到便宜的，只能和他比耐性。

「好，你拉這根，我扯那根，我喊拉就一起用力。」牛輝玉也不傻了，總算開竅，

順著二弟的手法將手指插入。

一、二、三……拉——

兩根手指頭同時鬆開了，大拇指和小拇指。

接下來就容易多了，兩個身形單薄的青衫少年合力對付剩下的三根指頭，一人應付一根往後一扯……

啊！終於鬆開了。

趕緊縮腳的牛雙玉單腳一跳，跳得可遠了，她拉起裙襬一看，果然白皙的小腳上有一圈泛紫的指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道深淺分明的痕跡，骨節處顏色特別深紫。

這是救人嗎？

賠命還差不多。

不過她惱雖惱，還是讓哥哥們一人抬頭，一人抬腳，兩人將重得要命的男子抬到板車旁，取出足以當床墊的草蓆讓人平躺在上面，而後再去找大夫。

災民中也有鈴醫，很快地，一位鬍子花白的老大夫揹著藥箱來了，有模有樣的診脈，還開了藥方，全是去熱消腫、疏肝解鬱的藥材，還有止痛的作用。

「等一下，大夫，他的傷口不用縫合嗎？」背上好長的一道刀口，手臂也被割了兩刀，還有大腿內側也有長達三寸的傷口，再差半寸就傷到動脈了，要真傷到動脈，那時即使華佗再世也回天乏術。

即使是現代醫學，面對大動脈出血，能救回來的機率依舊微乎其微。

「什麼縫，妳當是縫衣服呀！這麼重的傷勢只能聽天由命。」老大夫氣呼呼的瞪大眼，他行醫三十多年也沒聽過傷口要用縫的，頂多灑上金瘡藥減少出血，減緩傷勢惡化，再來便是聽老天爺的安排。

「傷口不縫怎麼好得了，至少用桑皮線將綻開的口兒縫密，再用酒精……呃，烈酒消毒後灌些退熱的湯藥，熬過危險期就沒事了。」傷口最怕感染，一旦受了感染就真的藥石罔效。

「老夫活了一把年歲就沒聽過什麼桑皮線，還用烈酒消毒，毒能用酒消嗎？還不活活痛死，妳這娃兒不懂事，胡言亂語。」不懂醫理亂用藥，人沒死也被她害死。

「你沒聽過桑皮線？」那肯定也不知何為腸皮線，這年代的醫者還停留在用草藥醫治的階段。

「哼！旁門左道的伎倆哪是醫道，老夫的藥才是救急，還不快去抓藥。」晚了就沒救了。

老大夫的話讓牛雙玉哭笑不得。「大夫，這兒上哪裡抓藥，還是看你有沒有備好的藥先應急吧。」

「真是麻煩，一會兒我找找看能不能配好……」他咕噥著，表情不悅，眉頭皺了好幾層。

老大夫剛一走開，原本昏迷不醒的男子忽然睜開充滿血絲的雙瞳，捉住牛雙玉的手。

看得出他撐不了多久，眼神瀕臨渙散，但意志力十分強悍，不肯輕易妥協。

「妳說傷口能縫合？」他聲音粗啞地問。

「至少我看過的能。」有些還不留疤，端看醫生的技術如何。

「那妳來。」男子語氣堅定。

「什麼……」她？！

開什麼玩笑，她是讀土木工程系的，不是醫學院的，叫她砌磚、拌水泥她還在行，縫合傷口什麼的，那可是徹底的門外漢，何況人肉不是豬皮，她來縫也會心驚膽顫。

「試試。」

「試……」他瘋了嗎？這也能試。

驚訝到說不出話的牛雙玉表情呆滯，瘦小的身軀有如風中殘花，一抖一抖的，不想和瘋子同處一地。

「做。」男子目光如炬。

她囁嚅著。「你真的很想死。」

「因為我必須活下去。」他賭上一把了。

「你……」他的眼神好懾人，不像他這年紀的人，世故而……滄桑，充滿悲涼。

「我都不怕了，妳怕什麼？」命是他的，他心甘情願交到她手上，若是命不該絕，總會撿回一命。

被他的話激到的牛雙玉一口回道：「好吧，反正你的傷勢太重了，在這缺醫少藥的當頭，什麼不做也是死路一條，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。」

被當「死馬」的男子先是一怔，繼而嘴角上揚，他堂堂皇親國戚也有有求於人的時候。

「你還笑得出來，我都緊張的手在發抖了，喂！你姓什麼，好歹留個名字，免得沒人知道你是誰。」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，哪天他的家人找上門也好有個交代。

「……趙。」男子眸光黯沉。

「趙什麼。」也不乾脆點，婆婆媽媽。

「冬雷。」

牛雙玉小手一拍。「好，趙冬雷，你的墓碑上我會刻這三個字，好供你的後人瞻仰。」

「妳……」他雙目一利，似惱似忿。

「不過我沒有桑皮線，只好以繡線代替，拉勾就用繡花針，情急就簡，望請海涵，若你十天後還活著，記得線要抽掉，再用烈酒擦拭傷口以防萬一。」她的醫學知識不足，僅能以所知的告知。

意識開始有些模糊的趙冬雷再也強撐不住，耳邊不斷傳來小姑娘細軟的嗓音，有些聽得清楚，有些已經飄遠，他手臂沉重的從懷中掏出一物，指尖抖顫地遞了出去。

「玉露生肌丸，捏碎了敷在傷口上，能生肌止血，化解熱毒……」還沒說完，人就暈過去了。

「啊！怎麼講到一半就沒了，我以為他能撐到縫合傷口。」

「妹妹，他……」死了嗎？

「大哥、二哥，把人抬進板車內，我要做的事太驚世駭俗了，不能讓人瞧見。」她怕嚇到人。

「好，那哥要做什麼？」妹妹要救的人他們不會不理會，可是她根本不懂醫術呀，如何醫治？

「幫我把針線和剪刀用滾水燙過，再準備一條燙過的巾子讓我擦手，然後我要一罇烈酒。」她的手還抖著，可是人家有不怕死的精神，她只能硬上。

「明爺爺臨走前有罇埋了二十多年的女兒紅未取走，我順手挖了出來。」牛輝玉有些不好意思的說著，是妹妹說過，能吃、能喝、能用的全部帶上，別留給老天爺收去。

明爺爺是山裡的老樵夫，他被女兒接走了，留下一間空屋，牛家兄弟原本不想離開，想買下明爺爺的屋子繼續居住，守著爹娘埋骨之地好年年祭拜，盡點孝心。但牛雙玉告訴他們，杏花村附近的土地都有鬆動的跡象，目前看來並無異狀，但是只要下幾場大雨，山上的屋子也保不住，它會像被埋在土石裡的村子，瞬間被泥水吞沒。

牛家兄弟聽了心有餘悸，這才跟著僅剩的村民遷移。

沒幾天後就聽聞山裡下了傾盆大雨，山屋那兒只剩下半座光禿禿的山壁，什麼屋子、槐樹全不見了。

有些後怕的他們都慶幸聽了妹妹的話，要不然小命就沒了，永伴長眠地底的父母。

「嗯！二哥，你先把他背後的衣服剪開，露出傷口……啊！你的手要先洗過。」不然會有細菌。

用熱水洗過手的牛鴻玉再用巾子拭淨，接著剪開破了個口子的衣服。「然後呢？」

「你退開點，用燭火照著傷口。」陰影會擋住視線。

天色暗了，西方天空染成一片墨色。

星星出來了，一閃一閃的指引迷途的旅人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
夜幕低垂，大部分的災民都用完晚膳，早早找了舒適的地方窩著睡，三兩成群，有的是一家人，有的是結伴同行，走了一天的路太累了，得儲存體力好走更遠的路。

但是還有少部分的人尚未入睡，四下走動，因為飢餓，因為對未來的不確定，惶恐不安的徘徊。

用得起蠟燭的人不多，也不會有人多帶這些無用物，俯身可拾的柴火到處都有，誰會浪費銀子去買燭油。

「妹妹，妳的手在抖。」突然間，一本正經的牛鴻玉很想笑，他的妹妹也有可愛的一面，不全然是無畏的。

「我知道。」她苦笑。

「妹妹，妳不會真把他當繡布繡了吧？」她下針的手法真像在繡蝴蝶戲春圖，一針落，一針起，每一針打個結再落針，細細密縫把皮肉縫在一塊，嚇人的傷口逐漸縮小。

「二哥，你不要一直提醒我好嗎？我緊張的背都濕透了。」人命關天，她也不想身兼劊子手。

他悶聲一笑，不再開口。

牛雙玉戰戰兢兢地縫好背後的傷口，接著是手臂上的，越縫越順手的她不再雙手發抖，下針又快又準，一個抽線就打一個結，簡直有如神助。

很快地，手臂上的傷口也處理好了。

但是當視線落在大腿內側的傷口時，她倒是矜持了，面色略紅的看向正瞧著她的二哥。

「二哥，等他醒來之後，你跟他說這兒的傷口是你縫的，與我無關。」她還要做人呢。

牛鴻玉悶悶的笑著，「好。」

「……二哥，你聞到了嗎？」應該不是錯覺。

「是魚湯。」他也聞到了。

「二哥，我好餓。」她幹麼救人，自己的肚皮都顧不了。

他也餓了。「小豐帶大哥到妳丟草墩的溪邊收魚，聞這味道相當香濃，想必收穫不差。」

「唉！我的魚……不管了，趕快弄好喝魚湯，最嫩的魚肉要留給我。」牛雙玉下手極快，三兩下就縫合完畢。

「好。」他寵溺的揚唇。

「酒來。」一次解決。

不按牌理出牌的牛雙玉先把酒含在口裡，再噴向趙冬雷背上的傷口，昏迷的他因此痛得全身繃緊，痛哼一聲。

接著是手臂、大腿內側，趙冬雷同樣痛到弓身蜷縮成蝦球狀。

「知道我為何全部傷口縫合再用酒嗎？因為我曉得非常痛，痛徹心扉，若一個個噴上烈酒，他會因為劇痛而全身肌肉繃得死緊，我的針就扎不進肉裡了。」她說得得意洋洋。

牛鴻玉好笑的揉揉妹妹的柔軟髮絲。「餓了吧？」

「大哥，我要喝魚湯，妹妹的肚子扁了。」她餓慘了，五臟廟直打鼓。

剛煮好湯的牛輝玉，正巧盛了一碗湯來到板車旁。「小心燙，小口喝。」

餓到手腳發軟的牛雙玉將上玉露生肌丸的活兒分給二哥，自己出了板車，端湯吹了幾口便要往嘴裡吞，真被熱湯燙了嘴，她哇哇大叫魚死不瞑目來報仇了，逗得兄弟們哈哈大笑。

不久，板車內的男子上完玉露生肌丸後便沉沉睡去，而板車外笑語如珠，一家人苦中作樂的忘卻煩憂。

嗯！這是什麼湯，滿好喝的。

很香、很濃，帶著野葱的氣味，入口香溢，輕滑入喉，滿嘴留香，叫人欲罷不能。

嘆！他還沒喝夠，居然就沒了。

他還要再喝。

但是如何叫喊，就半碗魚湯，沒了，餵食的人根本沒聽見他的聲音。

風，帶著乾燥的味兒，悶熱中又有一絲涼意。

轆轤轆轤轆轤……

車輪子的轉動聲不斷傳來。

因為餓，因為身體的基本需求，長而黑亮的睫羽如揮動的蝴蝶翅膀，輕輕地抖顫幾下。

像是走了很遠的路，全身疲乏的男子虛弱地睜開眼睛，深如濃墨的瞳色蒙上了一層迷惘。

他忘了發生什麼事，也忘記自己是誰，但他隱隱約約記得自己欠了一個小姑娘，得用一輩子來還……

「小子，你醒了呀！」

陌生的男人嗓音傳來，渾身痠軟的男子倏地睜起眼，進入警戒狀態。

「你是誰？」乾澀的沙啞聲一出，他自己也嚇一跳，似乎不是出自他的喉間，沉如磨石聲。

「我是旺叔。」男人的笑容爽朗，年約四十出頭，一身皮膚黑得發亮。

看得出是質樸的莊稼漢，眼中沒有惡意的算計，只有友好。

「旺叔？」他沒見過，肯定的。

旺叔哈哈大笑。「是菊嬸的那口子，牛家那幾個娃兒拜託我照顧你幾日，直到你醒來。」

「牛家？」又是誰？

他完全迷惑。

「你忘了呀！瞧你一臉疑惑的樣子，不就是你二舅家，牛妞給我一日十文錢，讓我幫你把屎把尿的，替你擦拭身子和換藥，因為你太沉了，還得抽空幫兩小子推車。」他的腳走起來不順，一跛一跛的，但推個車、看顧個人還行。

「牛妞？」還有推什麼車？

緩緩地，他的神智轉為清明，目光澄澈的看著所處之地，簡陋的篷車，很鄉下的味道，空間狹小得只容他翻身，看似由幾塊木板拼湊而成，車內的另一頭堆滿糧食袋子、油紙包著的鹹肉以及被褥等雜物。

總之，不是很大的車廂，坐臥還好，稍一抬頭就會撞到車頂……這是指以他的身長來講。

不過對牛家人而言還好，幾個半大的孩子身形都十分單薄，不是很壯碩，最大的牛輝玉才十五歲，還在成長中，若是擠一擠，仍是坐得下四個孩子。

「我就是牛妞。」真討厭的小名。

當初也不知是哪個缺德鬼先喊起的，結果全村都喊她牛妞，把人給喊俗了，她想讓他們糾正過來，她爹和娘卻呵呵直笑，說是賤名好養活，能長命百歲。

逆光中，一隻白中泛青的小手掀開草簾子，小小的人兒從外朝內探出顆頭，白嫩

的小臉上有雙出奇澄亮的大眼，粉色的小嘴有如是晨曦花瓣上的露珠，鮮嫩生動。

「旺叔，這裡交給我就好，你有事先去忙。」牛雙玉客氣地將人請走，順便接下他手中的碗。

「好，你們表兄妹好好聊聊，我先去看看我家那幾個皮猴。」沒他鎮著都要翻天了。

旺叔笑笑地揮手，不以為然。

等旺叔一走，牛雙玉的笑臉盈盈就收了，換上一張不太友善的臭臉，彎彎的柳眉是豎的。

「喂！做人要知分寸，感恩圖報，不要人一醒來就忘了種種恩情。」她特意提醒他要報恩。

「我不是妳表哥嗎？妳用這樣的口氣跟我說話是錯的。」看她小小的個子還仰起頭神氣活現的說話，他彷彿看見一隻剛破殼不久的小鴨子正鼓著雙頰叫囂，不自覺莞然。

她忍耐著解釋。「那是權宜之計，你突然出現在我們隊伍中，官兵勢必要查問的，核對身分時，我只好說你是我表哥，因為地震家毀人亡，匆忙趕上我們的隊伍，都是自家人較好彼此照顧，只是你遇上離群的災民被打劫了，還被搶走身上的財物。」

好在她姑嫁的那家人正巧姓趙，也有年歲差不多的孩子，此事有村民出面作證，這才得以同行。

災民人數也要登記上冊好回報給朝廷的，這一次地震災情慘重，死傷十餘萬名，皇上十分關注此事，因此馬虎不得。

不過災民太多也管不過來，只要事情不鬧大，隨行的官兵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，打劫錢財的小事時有所聞。

「妳是我表妹。」男子艱難的撐起上身，扶著車壁坐直。

牛雙玉有點不高興地朝他胸口一戳。「你不是想吃定我吧！我鄭重告訴你，我們很窮，養不起吃白飯的人。」

「我想我還有點力氣幹活。」他看看自己結實的臂膀，想他也不是不能做事的人，但得等他養足了氣力再說。

聞言，她雙目瞪大。「你真的賴上我們了呀！趙冬雷，你要不要臉，我們救人是出自善心，並非讓你詐詐。」

「我叫趙冬雷？」他指著自己，一臉困惑。

心口一咚的牛雙玉有了不好的預感。「你不會忘了自個兒是誰吧？拜託你，快搖頭。」

他是搖頭了，但……「我不記得了。」

「不記得……」扶著額，她感覺自己快暈倒了。

「牛妞，我餓了，那碗白粥是給我的。」他笑著，眼神落在她手上那碗沒多少米粒的稀粥。

「吃吃吃……你就知道吃，你曉得為了你我花了多少銀子，兩百文哪！我肉疼。」

她裝出很心疼的樣子。

兩百文她要編二十張草蓆或四十頂草帽，編得雙手又紅又腫還要強顏歡笑，安撫哥哥們，她一點也不痛。

其實兩百文不算多，他們還拿得出來，不過要掩人耳目，不能張揚。

所以請大夫的二十文她討價還價壓到十五文，來個三回四十五文，藥也是路上摘的，沒藥鋪可買，譬如金銀花、連翹、紫花地丁、知母等消腫退熱、清熱瀉火的藥草，認真找找還是找得到，就是比較累。

最貴的是白米，明明車上有一大袋卻還要向別人買，當初的賣價是一斤十二文，到了災民手中轉賣要四十文，轉手就是暴利，她忍痛買了三斤，又切了十文錢的肥肉，附贈一根大骨。

這些天便是用買來的白米熬成粥，餵給只能喝米湯的趙冬雷，他們幾個孩子吞口水想吃也要忍住，再過幾天到了牛頭村就能敞開肚子大吃大喝了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無須顧慮。

「我會還你。」他一口倒光寡淡無味的湯水，毫無飽足感。

「你拿什麼還，一窮二白的。」她搜過他的身子，只找到幾張糊掉的紙，她想是銀票吧。

牛雙玉自小衣食無缺，有爹娘的寵愛，哥哥們的呵護，身為秀才家的小女兒，她在村子裡就有如官家千金，人人敬著她、讓著她、討好她，她威風得很，不覺得哪裡不如人。

不過她真沒看過銀票，最多是十兩一錠的銀錠子，是她爹存了一年的束脩，那個溫雅有禮的男人疼惜地撫著她的頭，說要存著給女兒當嫁妝，讓她風風光光的嫁出去。

可惜那人不在了，少個人疼她。

「莫欺少年窮。」有手有腳不怕餓死，肯幹就有活路。

「咁！還搜文了，你現在名義上是我們牛家人，凡事自個兒要斟酌點，別起什麼壞心眼，要不我們也保不住你。」真有事就推他出去頂，她不會有絲毫愧疚。

他的命是她救的，所以他這輩子屬於她……不！是被她使喚，做牛做馬的任其勞役，死而後已！

「我說的是實話，雖然我不記得自己是誰，但我隱約感覺得到能做很多的事。」比起她的瘦胳膊，他壯得簡直能舉起一頭牛。

能做事最好，他們家真的養不起米蟲。「你連日高燒不退，有可能燒壞了腦子，大夫說你這條命是撿回來的，太過凶險，連他都沒把握你能不能度過難關。」

「你是說我發燒了，燒得太厲害而把過去的事給忘記了？」摸摸額頭，還有些微燙，但身上的衣服似乎換過了，很乾淨。

「大概吧，我不是大夫不清楚。你穿的這件衣服是我爹的，他是個夫子，我們只剩下這衣服了。」牛雙玉的意思要他好好珍惜，別弄髒、弄破了。

「他怎麼了？」他問得很輕。

牛雙玉頭一低。「和我娘一起被埋在土石下。」

說不難過是騙人的，她背著人哭了好幾回，爹娘給她的愛無私，兩人一死，她的心空落落的，很孤單。

可是人要一直往前走，不能停留在悲傷太久，因此她強打起精神四下找事做，藉著忙碌忘卻傷痛。

「節哀。」她還這麼小……

不知為何，趙冬雷心中微微抽痛，似乎他和她有相同的遭遇，他好像很小就失去摯愛的雙親。

「不用，難過是一時的，熬過就不難受了，不過你的板車幾時要還我，你『借用』好些天了。」

牛雙玉年紀不大，照理說不用太介意男女有別，可是人人臉上有張嘴，特愛說閒話，所以她除了頭一日待在板車內看顧他之外，接下來幾天就由旺叔接手，她跟著大夥兒用兩條腿走路。

只是她沒走過這麼久的路，體力上吃不消，有時不得已便坐在板車邊上，讓傷了腿的旺叔和哥哥們推著走。

走走停停對她的身體是一大負荷，連日的奔波讓她消瘦不少，人也少了些精神，再加上沒能好好睡一覺，整個人好像枯萎的花朵，無精打采，走著走著還會打盹。因為板車內躺了一位傷患，她不宜與他同車，只好被迫睡在板車外頭，底下墊著草蓆，勉強和弟弟蓋著一條棉被，席地而眠。

早秋的風帶著涼意，她睡得很不安穩，翻來覆去地把弟弟吵得不能入睡，兩人一早起來都有非常明顯的黑眼圈。

聞言的趙冬雷一怔，面有愧色的看她一臉睏倦。「我再躺一會兒養足了氣力，晚一點再還你……若能讓我吃飽，我想我會好得更快。」

「不是我不讓你吃，是大夫說的，這幾日昏迷只能灌米湯，人雖醒了也不能一下子吃太飽，胃會受不了，等等我拿半張餅給你，加了小葱的，可香的呢！」加了蛋的葱花餅，想想都口水直流，她一個人就能吃掉一大張。

「你們的終點在哪裡？」

「牛頭村。」還有三天就到了。

趙冬雷低頭不語，暗自思忖。